





承明錄目錄

卷第一

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

起居注彙二首

卷第二

經筵周禮講義

卷第三

經筵進故事十三首

卷第四

經筵進故事十二首



卷第五

東宮故事九首

卷第六

東宮故事十首

卷第七

東宮故事十四首

卷第八

東宮故事十五首

卷第九

東宮故事十八首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付下御筆戒諭張徹等回劄

卷第十

代東宮表牋笏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謝主上表

謝皇后牋

謝太上皇帝表

謝太上皇后牋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三首

設醮青詞二首

與魏王書十八首

承明錄目錄

終

承明錄卷第一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

起居注

乞修今上起居注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兼權中書舍人臣周某劄子奏臣以駕材當陛下甫承聖緒起居罔不欽號令罔不減之時乃得簪筆便殿侍立經幄耳目所及當謹書之惟是往歲左右史不常置故記注之未備者尚多若必俟追捕成書始紀新政則雖累歲猶恐未能竟也夫他時之傳聞與今日之親見其詳畧固

有間矣臣愚欲望聖慈許本省檢照紹興十年十一月

起居郎李易申請旨揮斷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後先
次修纂每月投進其積壓之未備者依舊疾速帶修庶
幾陛下始初清明言動必書而小臣或得少追踈略曠
瘵之罪不勝萬幸取進止

九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起居注彙

六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紫宸殿設仗閣門御史臺集
文武百僚班於殿門內降詔書云：皇太子可即皇帝
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
赴殿庭立班皇帝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
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帝就坐皇帝固辭內侍扶掖至於

七八皇帝略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稱賀皇帝側立
如初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
退太上皇帝車駕如德壽宮十二日丁丑皇帝不視事
車駕詣德壽宮起居先是皇帝欲以是日率百官朝太
上皇帝於德壽宮以大雨免百官入見皇帝就宮中行
禮

又

八月十四日戊寅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
皇后尊號冊寶儀昧爽文武百僚集於大慶殿門外幕
次各服儀仗鼓吹列於殿門外禁衛等列於殿庭樂正

帥工人以次入

樂備而不作

皇帝自內服履袍入御幄易通

天冠絳紗袍出御幄執大圭詣殿上冊寶幄前褥位西向立有司引舉冊官跪舉太上皇帝冊中書令奉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跪舉寶侍中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次引舉冊官舉太上皇后冊吏部侍郎押冊案舉寶官舉寶禮部侍郎押寶案冊寶進行皇帝步從冊寶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東向置定皇帝至殿下面冊褥位立舉冊官舉寶官跪舉冊寶興至殿下當中褥位南向置定禮儀使奏請拜皇帝拜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舉冊官舉太上皇帝冊興中書令奉冊

進行詣皇帝褥位前置冊於案舉冊官跪舉冊皇帝播大圭跪捧冊授太傅太傅受冊皇帝執大圭俛伏興太傅奉冊於殿東階下次舉寶畧如舉冊之儀次舉太上皇后冊寶亦如之皇帝詣殿下當中南向褥位少立冊寶進行出大慶殿正門皇帝升自東階釋大圭入御幄服履袍還內先是陰雨連日有旨降香祈晴至是雨稍止發冊寶於殿上故不盡如初禮冊寶既出皇帝自祥曦殿服履袍乘輦出和寧門至德壽宮大次皇帝降輦入次儀仗鼓吹儀衛等分列於德壽宮門之西外樂正帥工人以次入

樂備而不作

文武百僚就次各服朝服以待

冊寶至殿西階下褥位置定

冊北寶南

侍中已下各就位次

引太傅詣本班西向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
執大圭將至小次釋大圭入小次禮儀使請皇帝躬行
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冊寶之禮皇帝出小次
執大圭升自東階至殿上褥位西向立太上皇帝自宮
服履袍出即御座皇帝詣褥位北向再拜躬身奏聖躬
萬福又再拜訖詣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在
位官皆再拜冊升中書令跪讀訖進於太上皇帝御座
之東褥位置冊匣於案寶升侍中跪讀訖進于太上皇
帝御座之東褥位置寶匣於案次太上皇后冊寶升詣

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置於案皇帝詣光堯壽聖太
上皇帝御座前褥位北向再拜俯伏跪稱皇帝臣某稽
首言致詞稱賀訖俯伏興再拜躬身侍中詣光堯壽聖
太上皇帝御座前躬承旨宣答皇帝再拜訖詣光堯壽
聖太上皇帝御座之東褥位西向立太傅等稱賀禮畢
先堯壽聖太上皇帝降座還宮內侍捧冊寶入宮次捧
壽聖太上皇后冊寶進行皇帝後從入宮詣壽聖太上
皇后座前行禮略如上儀太傅率在位官移班稍西拜
殿賀壽聖太上皇后如拜表之儀訖退先是六月丁亥
集侍從臺諫禮官議尊號于都堂時禮官已與執政定

用光堯壽聖之號矣既即席左僕射陳康伯援筆書云
云吏持白預議者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
當復况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顧豈愛此數字哉權吏
部侍郎汪應辰主之尤力或謂此主上奉親也不得援
元豐自却不受為比於是簽書者半不書者半時議文
已成明日進呈奉旨恭依而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
唐文若劉珙權吏部侍郎凌景夏徐度權戶部侍郎汪
應辰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宇監察御史周操周
某芮燁陳良翰各以狀陳所見且謂光堯近乎神堯壽
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不可用庚寅降旨云前日議

狀已令施行載覽金安節張震等別議各執所見今欲
從光堯壽聖尊號之議奉上太上皇帝以壽聖尊號奉
上太上皇后畫所以欽崇之意已嘗奏知不容但已第
恐數字中有未盡善更令金安節張震等商量疾速來
上辛卯安節等請再集官詳議壬辰有旨不須別議願
於都堂元集議狀內簽書姓名者聽安節等遂奉詔既
而有欲俟欽宗服除奉上冊寶者禮官援唐順宗故事
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禮部員外郎劉儀鳳
獨上議曰謹按上尊號冊寶典故御正殿用樂事屬嘉
禮累朝必俟郊祀慶成然後舉行治平以來上太皇太

后皇太后尊號亦用此禮降詔於即位之初檢舉於公
除之後時雖不同事則無異此皆搢紳先生熟復講究
盡善盡美可以依做施用而無嫌疑者也太上皇帝為
社稷大計以天下畀付聖子魏之明元獻文唐之一祖
三宗皆不足道是以堯舜而下初無專明典故可以稽
考及授受之際偶餘服制亦無舉行尊號可否之文然
而治平以來記錄甚詳情文兩盡今日依做斟酌實合
禮經如或畏嫌疑失援據於三綱五常之道有所抵牾
不獨有司失職為議者所非亦祖宗家法所不許也太
上皇帝為欽宗備禮終制見於詔書外則用漢魏權時

之文內則行祖宗遂服之禮燕享不舉樂策試不御殿
皆其事也何獨於尊號冊寶而疑之議者曰永正禪位
於元和憲宗故事可以引用考之新舊唐史會要自武
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群臣所上
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就使可
據則即位而未改元觀俳優於丹鳳門觀競渡於魚藻
宮擊鞠於神策軍觀樂於麟德殿之類前代亦有引用
者乎議者又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緋而
行事祖宗雖用唐虞三代之制而升祔之後祠事畢行
不止天地社稷而已尊號之禮何獨有嫌備樂而不作

可也是又不然祭祀之典難於久曠漢魏以來行之于
易月之外葬而祔廟雖用樂可也本朝通用古禮謂之
美事未終制而上徽號祖宗以為難行使其設而不作
在禮無害則治平之後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何為
不於即位降詔之初遽上冊寶而必待三年之後乎慈
聖光獻之於治平宣仁聖烈之於熙豐母也當熙寧元
祐之初猶以所尊為之厭降主上以鴻名徽號盛禮備
樂極人子報稱之初心不容少有闕文以貽他日之悔
也司士賁問禮於子游子游諾之子瑄曰汰哉叔氏專
以禮許人夫子游所以諾之者以其合於禮也不以合

於禮者告人而以意之所安者許之猶曰不可而况一
時大典無所依據輕議而遽行之恐非臣子所以愛君
父惜國體之意竊詳六月二十九日詔書已依祖宗故
事所有條具典禮乞俟將來欽宗終制檢舉以行則國
家盛德美事超冠前古而主上事親之禮與情實相稱
矣議者雖是其言然謂事親當權宜而致厚故不復改

承明錄卷第一 終

承明錄卷第二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四

經筵講義

周禮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麇兔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麋麇雉雁是謂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麋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擎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畜
六獸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禽
之色固有異也又况禮記內則所謂狼去腸豚去腦
魚去乙與夫雞尾不盈握弗食之類若不辨焉非所
以致謹也雖然禹菲飲食孟軻遠庖厨而周官獨詳
於此何也蓋節儉者帝王之德備物者國家之體夫
惟聖人力行王道使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以為恭書
所謂惟辟玉食是也

凡其死生蠹薨之物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
子之膳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
可以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蠹謂不可以餒薦
者薨謂不可以蠹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
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則備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
二者又言禮之盛也后世子言膳羞而不及薦者下
君一等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為等差如此
其嚴而况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凡九州之美味苟可薦

者莫不咸在猶以為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之菖蒲魯皙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於宗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譏致享加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富縱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為之制物為之節祭祀之外靡共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違仁斯須未嘗去禮也春秋之末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臣聞主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為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日禽獻何也蓋古者待賓如臨祭以敬為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况大賓客乎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獻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者如此蓋方獸人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眡其數而歸之賓館則出固有法矣

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言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牯鱠膳膏臊秋行犢
麋膳膏腥冬行麋羽膳膏羶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
逆之則疾癘生焉羔羊之小者豚彘之小者方春肥
息之時於膳為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曰春行
羔豚膳膏香雉之乾者謂之牯魚之乾者謂之鱠天
暑鮮食易敗惟此於膳為宜乃用犬膏煎和而獻焉
故曰夏行牯鱠膳膏臊牛之未充者謂之犢鹿之未
充者謂之麋食秋實而壯茂可以膳矣乃用雞膏煎

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犢麋膳膏腥麋者魚也至冬而
性定羽者鴈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
和而獻焉故曰冬行麋羽膳膏羶夫先王於賓客雖
曰厚為之禮然未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
宜因民之日用而已夫然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
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三善寓焉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
會其數雖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
會之耳恭聞真宗皇帝西幸鞏洛得生鯉不忍食而

周益公集 承明錄卷之二
四
縱之閔羔羊叫號即詔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猶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並舉誠可為萬世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大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姦則視生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蓋周官之罪人也

承明錄卷第二

終

承明錄卷第三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五

經筵故事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仁宗為皇太子涕泣累日至於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悅復膳如常

臣恭惟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尤大著明者孝也仁宗皇帝之在東宮固未遠於親側已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豈無自然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

范祖禹哀集當時政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為訓典而
以此為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實慕之抑臣幸甚
乃庚子日南至獲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陛
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大次拱手徒步以入
既升殿則拜伏盡恭侍立盡敬萬目觀瞻稱歎一詞
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盛哉雖然臣意陛下
猶以未能朝夕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之側為歎也故
向者以日朝為廢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迫於慈訓
定一月四朝之儀懇：憐：可謂至矣惟陛下克天
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為樂退以繼志
述事為念人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享於萬斯年之報
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
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
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
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臣聞禹稱丹朱之傲以告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傲
成王言之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相與益如

此豈待事至而後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
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國之大夫猶能因箴規而思
未形之過可以為賢矣彼唐之德宗何足以語此段
平仲一有所陳語未脫口而逆探其意叱責隨之是
尚可與輸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檢身若不及從諫
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事縱誣而不却有君如此誰
忍負之此臣所以庶幾古人而冀陛下之有所更也
夫圖事莫如勤然與其程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
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
儉然與其菲飲食服澣濯以儉於已未若惜邦裕民

而力儉以天下也正人端士不難於外敬而難於用
其言左右近習不患於無才而患於有所挾凡是數
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每以臣言之妄而諾之
而更之則德日新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唐書魏證傳太宗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曰
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
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考

其大要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門式日無門籍者
有急奏令監司與仗下引對毋得闕礙又置立仗馬
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四年國富刑清底於不平非
明目達聰之效歟雖然帝之初為政也魏證以謂聖
哲之治其應如響暮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則曰
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
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論若水火不相入雖欲兼聽
烏得而兼聽惟帝察證之言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
之言不可用拒而不受是乃所以為聖也仰惟陛下
勤於求治切於聽言日御昕朝延見群下雖隆寒盛

暑與夫休暇之日召問咨訪未嘗少怠凡文武小大
之臣草茅一介之賤皆得以情自通於上其視文皇
尚復何媿若乃言有是非治忽繫焉聖主既已廣克
舜之聰明矣必將辨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用捨正
觀之治臣且見之

八月十七日進

正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
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看所以致不倦者
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致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
心不倦以副朕懷

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知勤於為政則天下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之太宗乎觀其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常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諫爭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寃滯茲非切於求言乎又曰朕每夜常思百姓間事或至半夜不寐錄都督刺史姓名於屏風坐卧常看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茲非勤於為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太宗是也然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然而然哉仰惟陛下聖而不居能而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言亦擇可謂通

下情矣未明求衣夜分閱奏以監司郡守姓名列于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視太宗夫豈多遜然吳兢之進政要也其表有曰望紆天監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益言行之有常思之不倦然後魏之化可得而致惟陛下因競之說思唐之盛久於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四聰可繼於虞舜在位皆節儉正直可繼於文王又豈止法正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甚遠然志慮萌於此而休應彰於彼抑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禾惟先格王正厥事真若影響之捷哉仰惟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凡修之身達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徵是協屬者雨雪偶愆寒氣弗效陛下上畏於天下軫乎民知諸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聖訓丁寧方布於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焉先之以霖霖繼之以霽霏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間皆有以欽承天意則雖日祈禱老徧舉

繪崇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陛下敬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必有以相我國家上為三光全寒暑平下為膏露降百穀登追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庶草蕃廡而已哉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

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
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
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呵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員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賧
賧芻蕘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而上
德昭於下西漢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
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遺意歟唐興太宗最以聽
言為急即位之初數引魏證入卧内訪以得失證也
忠誠惻怛情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而付之使
稽用故事親御翰墨遴擇循吏一二十人而使之使

得者以為榮而益知自勉不得者以為辱而恥躬不
逮必有如策輩班見於郡國承流宣化少副陛下
愛民之意淳熙紀年當不愧於淳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天子
召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
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
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
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異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
或踰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畧可施將得其人未
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
之晝伏夜動猿獠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
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害不已自
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綏輯為己任未見其可
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寇之師殆且數千
自夏迄秋耗糜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
守相無敵輩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
或捷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
忠誠惻怛靖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遂使朝無

山開道下一行要接或捷徑夜行之一

併接下官道及又缺一行

正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為難者蓋將堅
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却李錡之賢關光琦之議紀成
敗則屏為之設戒崇飾則碑為之仆諫行言聽著在
簡冊傳之後世臣主俱榮焉仰惟陛下好問如虞舜
從諫如高祖精臺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廬者
頻加宣召來自踈遠者即日引對豈惟繼漢唐用人
之美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異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
或踰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畧可施將得其人未
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
之晝伏夜動猿獠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
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害不已自
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綏輯為己任未見其可
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寇之師殆且數千
自夏迄秋耗糜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
守相無敵輦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糧或伐山開道
或捷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僻村安生
忠誠惻怛靖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遂使朝無

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顛號身荷美名憲宗中興實所
欣慕時則有若李絳恥君不及太宗恥身不及魏証
其陳治道論政體反復至數千百言帝悉嘉納回視
正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為難者蓋將堅
上意廣言路也卒之却李錡之背闞光琦之議紀成
敗則屏為之設戒崇飾則碑為之仆諫行言聽著在
簡冊傳之後世臣主俱榮焉仰惟陛下好問如虞舜
從諫如高祖精臺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廡者
頻加宣召來自踈遠者即日引對豈惟繼漢唐用人
之美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

偶虛其位惟聖明並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蓋
重厚則知大體諒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無
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為易矣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內殿起居
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輪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
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
者非時詣閣門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記虞舜之治多矣而以詢於四岳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為首蓋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

盡是乃帝王之先務也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弓
矢自謂能盡其妙迨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多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
也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
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
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弓有形也理
無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易究故當治
忽之所闕邪正之所係自非博問而廣詢則其未盡
者多矣惟我太祖天縱將聖又嘗歷試諸艱固已周
知古今之變博通事物之理然即位未幾遠稽虞舜

近法太宗以咨詢為急是宜創業統躋於極治列聖守之至於今不廢誠可為萬世法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朝官三十餘人給以印紙親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緡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群官不曉因緣生事又令若水論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蓋刑政所化者淺德禮所格者深此聖人論為政之要道也漢荀悅有得乎此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范曄謂悅通見政體其以是欵恭惟太宗皇帝當天下既定務安元元尤注意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嘗少恕人固悚然知畏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外臻耻格於德禮之中故當太平興國九年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受弊因舉後漢秦彭為潁川守以

禮訓人百姓懷愛深加嘆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十餘通揭為條目命審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凌策等實被此賜已而屢典藩邸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為宋名臣今秘閣尚存當時御書數通而賜策者在烏歷官課績具載卷中貽訓方來實為盛典仰惟陛下留意守臣增光祖宗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姦貪暴虐者既已斥去疲瘵闡葺者又無所容儻因清閒之燕特詔秘閣以太宗所書來上或捷徑夜行翰墨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劫掠饜飲酒肉逮者保聞於有司有司聞於諸軍諸軍荷戈衷甲由

劫掠饜飲酒肉逮者保聞於有司有司聞於諸軍諸軍荷戈衷甲由官道治次舍追集丁壯轉輸糧草數日乃能遇賊

蓋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於奔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因役使之煩失刈獲之業往往懷疾視州縣之心賊復捐餘財以餌之由此姦匪反與為地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設伏邀擊者為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折傷疾病其數頗多曠日持久安得不為之慮哉近者前帥既以選懦汰黜後來者知所懲艾必銳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為方畧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路闕帥願亟擇如故者乘傳分鎮協心戮力耘鋤姦黨

銷患於未萌以上寬九重之憂顧臣謹因故事而冒言之惟聖明財幸

明日呂企中知隆興府未幾王佐知潭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武帝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實行於三代六經之名弊於兩漢何謂實學士大夫自致知格物而達於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聲音度數而不著中和之效誦

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習易失之賊而不能潔淨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有得及試之以事則鮮不失其所守狗名之弊如此豈孔子正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恠乎邪說誠行所由昌也漢興承秦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於孝武則維其時厥初黜黃老利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似若有意矣然均以賢良射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經之實也則寘之江都不用公孫洪多詐無情是徒徇六經之名也則為丞相封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為表章也史臣徒見其與嚴助

月盤公集 卷之三
辨
故臯吾丘壽王輩辨論相應遂以為義理之文煥焉
可述斯亦踈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
而漢業衰焉殆有以啟之也謂後嗣得遵洪業可乎
然則武帝非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
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時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閩南兵馬都
監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邊境有急即馳騎
赴之故胡騎畏服不敢窺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
齊州仍兼閩南巡檢

臣聞久任之為利數易之為害初未嘗有內外小大
之別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為尤重蓋國勢之強弱
邊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
止於送往迎來之費緣絕簿書之患者同日而語哉
觀太祖太宗任郭進於西山前後二十年賀惟忠易
州十餘年董遵誨通遠軍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
謙溥慶州之姚內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轂方推而
遽止席未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
由稔其威名九重憂顧無時而可寬矣非但如此一
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智略可取者膽勇絕倫者

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
知其人既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
得數名將也觀真宗朝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
累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西上閤門
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真宗即命允則知雄州兼
河北安撫使果著勲效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則
安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鮮聞久任亦未聞有
邊臣舉自代者臣願以祖宗之法為監庶幾一舉而
兩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殫耕墾之勞次則施播
種之力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茨梁
之積而歲功成固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後者也
國家為政何以異此規模既定而施設隨之一日則
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效茲必至之理也春
秋時鄭實小國子產為之相從政一年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

斃之於宿弊未免有所更於群情未免有所拂也故
當時與人興殺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
疇殖矣其功日著其效日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
不長存也此無他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
之佐猶能若此况以天下之大為政不難苟日夜以
思之朝夕而行之則何事不濟何求不獲亦在乎勉
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資治通鑑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河中鹽池多敗戶部
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乃奏雨雖多不害鹽仍

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
奏瑞鹽實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
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又京兆尹黎幹奏
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
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
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
御史朱教視之損三十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
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敗澡南浦縣尉計
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時天心仁愛人君往出災異以為警

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漠然弗顧卒底於
衰亂是故飛雉升鼎天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
用以興邦彼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淫佚自絕於
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舉集焉
災祥不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宗之於韓滉不
亦異乎雨敗鹽池反以為瑞既疑其偽矣所遣之使
乃畏滉而寔其說帝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蒙不以為
非是時霖雨害稼十八京兆尹言狀而渭南令以滉
之故獨言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
史人主所取信者也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
良由代宗不察鹽池之詐有以啟群下之欺也厥後
雖貶滉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馭臣之方蓋亦不知
天心仁愛之意矣昔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
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其能求過於天
安不忘危終成霸功其賢於代宗遠矣

承明錄卷第三 終

承明錄卷第四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六

經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正觀政要正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
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
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
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
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猶失之而况
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
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晉陽擒克
戮竇化隋為唐大小數十戰皆躬履行陣所當者破
所攻者滅弧矢之威震於華夷顧豈不能辨弓材之
良窳尚何待工師之言而後有所悟耶是說也姑欲
借以論為治之難耳仰惟陛下天縱神武追跡太宗
前日宴射發必中的群臣左右皆呼萬歲臣因是而
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此修
身矯思之理也內志正外體直此為政以德之方也
持之審固此信用忠良之法也奠而後發此不輕號
令之意也則燕則譽此禮樂兼修之效也一弛一張

此文武並用之術也率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
四夷可以致上理治而君鵠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
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
不敢自盡又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

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臣聞漢之文帝最為賢君故一時群臣諫諍者最多如賈誼如張釋之如馮唐如爰盎如晁錯莫不因事犯顏竭盡底蘊正所謂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賈山於是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尚謂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無不糜滅欲帝開道

求諫和顏而受者蓋以遜志則喜逆心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况九重之尊萬幾之繁思慮或有未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爭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者進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瞽誦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過五也庶人謗於道六也商旅議於市七也後世固已廢其六其可諫者公卿而已若復諛諂面諛以容悅為事則嘉言何由進過失何由改此山所以自下廟上而帝所以能廣諫諍之路也欽至唐則有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

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
故人主政：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嗟
乎絳之言即山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正元二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
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
以聞於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
况里百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旬
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
疲甿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

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群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
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精心理道究烝黎之疾
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
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天縣令韋武可檢校
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
史韋正伯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淙可華原縣令
兼侍御史王倉可檢校比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魯
可整屋縣令兼監察御史荀魯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
李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

臣聞宣化承流責在守令即二者言之縣令與民為

尤親其任為尤重任既重則官不可以輕故正元之
詔臨遣十人或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增重事權責
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漢氏之制如以郎官出宰百
里縣宰入為三公是也後乎此則有本朝建隆四年
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佑之知
魏縣是也三者時雖異而理則同凡以為民而已中
興以來賦祿養兵之費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彌急
上司督外臺外臺督州郡州郡督屬縣至於縣則不
得而辭矣故為令者尤難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
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者絕無而僅有也蓋

由銓曹注授專用閔陞改秩之人紛至沓來能否莫
辨大率疲軟者多健決者少貪濁者多廉介者少此
民力所以坐困財用所以益匱也頃歲雖嘗選擇大
邑歸之堂除然止用格當為令之人故皆干求而得
之非朝廷遴東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謂為人擇
官取而用之是謂為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
臣謂宜倣漢唐舊法稽太祖故事自員郎至於升朝
取其經擢用而投閒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緣公家微
累偶爾坐廢者且以三十人為率俾之分治劇邑稍
假事權優以賞勸彼資望既高決無干求為縣之理

自是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真才實能見矣此愛民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王沔同定編勅互陳利害真宗問宰相孰可從者呂端曰立法尚寬忌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成王命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立政造事寧免乎更張自非博詢其

利害則朝令夕改者多矣古先哲王曲盡群情為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博士之議蓋本諸此今編勅乃萬世不刊之典齊賢等既互陳利害真宗遂命集議蓋以事體至重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為異說初無確論如近日臣僚請改薦舉之制增常平之官類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明主方且來芻蕘之言是以付之於外姑委吏戶部看詳可也顧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焉傳聞之間頗惑群聽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

無實况條目錯雜分數猥多吏姦文具將百倍前日
又常平舊制已極嚴密借兌之罪雖赦不原遂州以
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於員多之際驟增冗官
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倖徒為紛：是皆利害灼然非
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
其曹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
可以增重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道士
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

聞京師上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師作建隆觀
欲煩師主之可乎辭曰帝卿繁會非山林之士所能居
也上曰師老而容貌不衰其術可得聞乎對曰臣之養
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
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黃
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悅賜衣一襲銀器五百
兩絹五百疋

臣恭惟太祖皇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宇日不暇給
之際特降清問下及黃老可謂不居其聖而詢於芻
蕘矣澄隱徒謂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世之方故

其論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年未盡合理太祖止賜
噐幣不加恩命蓋亦知其說之平也臣試推而言
之昔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
教熊羆貔貅虎既與炎帝三戰於阪泉又與蚩尤
戰於涿鹿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西至於空
峒南登熊湘北逐葷粥雖欲凝神太和其可得乎唐
堯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變黎
民命四子以治四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試
繇九載其施設蓋可考矣然則所以享國久長者實
由勤勞獲報非止無為無欲也昔周公作無逸謂商

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皆嚴恭寅畏勤勞不怠故
天降年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亦灼知此理每旦視
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
太子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厥後享國久長庶幾商周茲其明效大驗歟臣故備
論之以推廣太祖經營四方垂裕無極之意且辨黃
帝養生之說特出於道家者流失其本指併為聖主
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乾德二年七月詔曰官人之道責實為本循塗守局有司之常職出淹振滯前賢之令猷惟彼銓衡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沉於下僚言念選掄理無滯固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觀其人材詢以吏術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獎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法故蔡廓為吏部尚書自黃散以下悉委之自擇而猶以為輕已不受唐制六品以下常參官許吏部量資注定其才識頗高可充遣補御史者以名送中書門下聽勅受為事權如

此無恠其得人之多也本朝大概任法而不任人居其職者未嘗進賢退不肖不過察胥吏姦弊而已今恭讀太祖皇帝乾德詔書乃知國初自有酌中之制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若令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每遇文武官赴選之時將歷任課績多而精力彊壯者審覈其人才詳詢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貳即官公共考察歲以數人申三省引驗恭取聖裁亦足稍收堂除不及之士少勸赴部廉退之人且歷任有功而無過本部官推擇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後仰達睿聽以俟旌寵其節目固不一矣雖欲

容私而謬舉其可得乎况此實遵行皇祖之訓非開
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
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施設次第備載於史固
不可一二而舉然其大要乃在親擇刺史守相察其
言行其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施賞罰焉此綜
核之功所由成也臣試以黃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

之霸與廣漢俱嘗治潁川俱入為京兆霸能尋繹吏
民語言以參考其陰伏烏攫內道旁先事而知凡某
所之木某亭之猪亦能默記廣漢則為詒甯使吏民
相告訐設鈎距參伍牛馬之賈吏有銖兩之姦無不
知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皆稱其精力
自今觀之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強明霸似不及也然
宣帝乃用霸為御史大夫為丞相用廣漢不過京兆
而已豈非以霸外寬內明治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
果敢莫為持難故不可大用欤非特此也霸為丞相
指鷓鴣雀為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史高尚書

召問之為相五年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厥位至廣漢一為司直蕭望之舉劾即下廷尉要斬雖吏民數萬人守闕泣救弗聽也嗟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如此群臣孰得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趾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郡訊其反狀咸言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故聚為盜賊琮移書招撫蠲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犯飯

又張霸為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寧霸移書開捕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為職或盜發境內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紊煩朝廷勞師千里騷動鄰路耶臣竊聞柳桂間自頃李金作過之後餘風未殄人喜寇攘為守帥者儻及閒暇時並施威惠使有畏愛之心檢察官吏使無侵擾之怨彼雖好亂何由而作縱或下愚無良不可理曉則結

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隨以郡兵誅戮之斯為稱職奈何平時熟視略不如意逮至千百為群鳩張狼顧然後羽書交馳陳乞調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其於田里則蹂踐傷夷者多矣臣謂此雖小竊行就俘馘然與其賞燹頭爛額之功孰若為曲突徙薪之計願詔荆湖南北兩路常切謹視溪洞彈壓茶商深思備豫之方力以苟且為戒營卒鄉丁則補其不足而訓其技藝城守器甲則葺其隳壞而繕其朽鈍凡酋豪之桀黠者作過而止命者皆及時區處毋使滋蔓仍令帥守監司每季開具管下盜賊有無萌芽先事措置以聞後不如言必底於罰庶幾協心舉職共銷未然之患實上策也

淳熙六年 月 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帥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攘却四夷諸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首虜動以千萬計安得不謂之名將哉然讀二人傳其平居初無高談濶論臨陣亦未聞奇謀秘策也所急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忠義之氣激於中故摧陷之勇

為士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
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
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
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不用則已用為將必破軍已而
果然夫以括學兵法而敗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為
將不在乎紙上語也審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於久任則成功數
易則廢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皋夔終其身

而不易想夫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際不過加以爵
秩服章而已若乃繇績弗成便當放殛顧亦俟九載
然後黜者得非深知數易之為害猶或望其有功也
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為得才能勸事功之術臣
竊疑焉夫卓絕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中人耳其在
官也倘不俟之以久則將席未及煖已眊然揣摩
捭闔懷向背而圖速化其於公家之事不過便文自
營趣了目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隨風而靡事功果
何自而勸乎故臣竊謂惟久任則可使其心安其心
安則可使展盡底蘊無復苟且之志是乃所以勸事

功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產
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
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
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力
也勞是以文帝詔書數下勸勉種植初則賜租稅之
半已而盡除之太倉之粟卒至於紅腐不可食非敦
本之效歟臣竊觀陛下念駐蹕之地商賈輻輳思有
征古以
以阜通而寬裕之乃斷自聖心盡蠲征稅閔譏而不

下於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
從諫則聖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
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
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
官隨入預問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臣聞從諫於未然者聖主也納忠於先事者良臣也
故舜造漆器諫者已多宣王晚朝歲規隨至譬如人
之養生常謹畏於康強無事之日醫之治病常隄防
於血氣未衰之時則疾疢何由而生毒藥何為而用
此天下至理為國者所宜法也觀太宗之明蓋有得
乎此以謂軍國之重一日萬幾都俞之間固欲盡善
然而思慮容有未至裁決容有未周布之朝廷行之
四方一或非宜其害甚廣故許諫官預聞議論隨事

規正小者立更大者徐改可謂明致治之原知聽言之要矣當是時朝廷無闕政臣下無激訐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由此也夫

承明錄卷第四

終

承明集卷第五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七

東宮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吳兢正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依於曲木之下又謂此木雖

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傳說所言可以自鑒

其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大哉法度之言乎至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謨切而易見循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沐之間無非箴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自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怠惰不生兢懼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名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世卜年長久不墜者用

此道也後世聰明睿知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子為天下本故於訓迪無所不用其至嘗語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踈得人諫爭方始覺悟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覆援證開導數四必欲太子遇物而深思隨事而知

戒其視湯銘盤盂武王銘几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
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內出手札示
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跡進草將帥部仁愛門若以
贖還俘畧振卹饑饉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數事近乎
仁愛矣如張揚為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及
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
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殺先
之以號令而下知懼均之以甘苦而衆不携今謀危發

覺輒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也朕向在
藩邸屢令邢昺講習諸書因記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
還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乎今張揚無威刑
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別淑慝更高度之
某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蓋為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
能也恭惟真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
篤學好問中心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即位十有
三年矣而在藩邸時與講官邢昺講論春秋之說尚
記於胷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景德澶淵之役奮

發威斷坐制北虜而堅百年和好之約束封西祀制
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為
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
臣學士裒集君臣事迹以為龜鑑每成一門先上其
豪乙夜披閱訂正是否彼前代^帝王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從固我真宗之所
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威制牧宰貴乎撫恤則又聖
學淵懿非當時群臣之所敢望嗚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

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
公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
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某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一人焉賈誼晁
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於冠皆以詩
書禮樂為本保傅教喻為急其與禮記所載三王教
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

禮者尚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虛譽也晁錯則不然雖有臨制臣下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說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為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替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數其背禮經多矣蓋錯天資隋直刻深素以刑名為學在景帝前以辨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少裨聽覽且無使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真宗皇帝承華要畧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即彰敏悟既親外傳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朕喜其好學念及貽謀昨者偶以清閒徧觀冊府因得青宮要記頗合素心洎夫詳閱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雅誥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逢暇景乃運柔毫各附篇章述為論贊雖慙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

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為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略云爾

其間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為二卷以訓太子
上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
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誠盈二曰崇儉三曰賞
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
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真宗皇帝萬幾餘暇親
製承華要略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
欲談貫古今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為贊於後
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說撮其樞要無所不

備雖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
言焉蓋儲貳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繫染
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
以述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備於
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
次之以務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之以宗經所以
明道也故次之以貴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
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勤
故次之以勤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持謙
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無所不

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
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則語不可以不擇故
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不肅故次之以
正容：正於外又當修飭其內故次之以治身：修
於內人將取則為故次之以好尚好尚不審必為物
惑故次之以聰智聰明太過必失之察故次之以清
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以養性：不能守者
利慾汨之也故次之以去奢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
以節用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之以致福自是而上
所以修身行己者至矣盡矣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

為己之助故次之以禮賢：不易知也所禮非其人
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
則賢能可得而擇故次之以選士：雖被選不用其
言亦何補哉故次之以從諫雖然聽言亦多端矣辨
足以惑衆智足以濟姦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
事之疑似而汨亂事實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故雖帝堯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
所遠而况于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惟
有才者為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已殿下
方毓德春宮固已日聆聖訓于侍膳問安之際倘復

後漢書卷五
承明錄卷五
遠稽唐宗之範熟復章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邦以
正豈曰小補之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治通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昆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為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賜興爵闔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于是復封恭興遂固辭不受
某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

親族之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貌敬心疎之嫌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而上自公卿至於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懇惓惓人莫得聞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觀周公召公之于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為太傅之德義或為太保保其身體又抗世子法于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之意實行乎中筭計見効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

具其知此矣故凡一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傳太子者固多然惧進見之有時內外之有別也于是又擇母黨之賢者為之輔導非以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啟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澤之漸漬和氣之薰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歟茲固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亘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

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佑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況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核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推而至于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豈一朝

月五公集 卷五
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于
深造自得而見于日用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顯宗
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及為太子選求明經
擢亘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召榮入侍榮又薦
同門生彭闕前後三人實傳一家之學榮常止宿太
子宮積五年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
焉夫以講學如此之專閱時如此之久然後至于有
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矣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
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茲殖雖繇帝兢
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榮輩連年講勸之効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斬于朝堂皇
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
自然染習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證朝夕進諫
自證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
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
耳

某聞五帝盛時上多吁咈之辭下鮮諫諍之語此所
謂神聖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
輔乃能計安天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伯又異

是矣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為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故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王魏等夙夜盡心弼維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臣未嘗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其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日新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也然則三代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為近之高宗之為太子也耳目熟于見聞陶染得于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性易流骨骸之臣難難可不念哉可不惧哉

三月十一日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啟曰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於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畧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某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于孔子皆以生知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汲、皇、不敢自暇况後世之君可不重于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辨析章句為能考覈同異為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于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于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即方冊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為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為龜鑑乎又如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孫率是以行雖百世至于萬世何止國敗家之有及其哀也莫不昧于知人莫不樂于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公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或奪于外戚或壞于強臣前車覆而不誠履霜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憲欲太子畧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為利多者其不在茲乎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莽、之天也君人者以

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
亡詩曰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危亡者未之
有也

某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
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
民之日獻其數于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夫王者至
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于天
府然則管仲謂君人以百姓為天豈無所據而言哉
抑嘗以典謨叅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臯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畏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固邦
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何為哉莫高匪天民何
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蓋民者天之所生也其
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懽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
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日
月虧五行冷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
影之相隨埴蕘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
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伯者之言也
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承明錄卷第五 終

周益公集

承明錄卷第五

文瑞樓

承明錄卷第六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八

東宮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某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受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克位而國家之政修矣昔者孔子

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為
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而已蓋
以為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行其中矣推而
上之為大司寇權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亂政
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月而粥羔豚者弗飾
價男女行者別於塗內為道不拾遺外為齊婦侵疆
茲非守官之效歟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
不能量能而受職英俊或沉於下僚庸夫或竊於高
位故為有司則莫知出納之吝為守令則鮮著循良
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

莫行方位卑祿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為也而莫之為
及位尊祿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為嗚呼
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賴焉雖然人君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
猶將守其官而不失况於士乎况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
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
以王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元通參軍蔡元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
勉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
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大學助教蓋
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
士分為三番更日值宿供給珍膳思禮優厚世民朝謁
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
又使軍直閫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夫
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某聞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
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夫大臣而
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疑者彼侍御僕從之小臣亦
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論議有節禮雖隆而
情則踈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居暇日游宴
偃息未嘗不預倘於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容暇
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欽
也歟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未備之時
已能集英髦而與之游分為三番更日值宿朝謁公
事之暇輒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
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偽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

言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真得成周之遺意者也厥
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聖亦諸賢
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教引公卿即將講
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急承間奏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
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其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
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然

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
勤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叙商周之君如中宗治
民祇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是以
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厥享國亦五十年彼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因或克壽其利害
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身濟大業兢：如不
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能明
謹政體總攬權綱可謂得商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
國永年不亦宜乎顯宗乃勸以黃老養性優游自寧

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可以臺為

某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刮禹亦以卑宮室為美峻宇彫牆為戒此帝王恭儉之意德歷代以為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為壞偉絕特之觀豈擅四海九

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力屈民力屈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止煬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詔於汾水之原營汾陽宮既而義兵四起隋祚傾焉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為露臺者非惡之也非吝百金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堯舜禹之三聖其庶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成天下之性故澹然而無所嗜衆人以情逐欲故

紛而有所惑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之有無而已况人君享四海之富宅億兆之上一頓焉下無不懼一笑焉下無不喜苟不能清心寡慾使嗜好或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今符彥卿一藩鎮耳以射獵為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至擾民為人上者果可不審所尚哉歷觀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天平定往嗜慾紛起不溺聲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耽逸樂於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復危已治之功復替此古今

之通患也惟我太宗則不然手平僭偽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以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承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祈寒暑雨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墮百姓何許大哉言乎姦佞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為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正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正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正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上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

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正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正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

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若不自知耳

某聞自古人君為治往、銳於初怠於中肆於後此歷代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始用姚崇宋璟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專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服烏用多言卒使明皇不聞其過馴致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群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也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潁之

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遠肅邇安不踰於暮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功德如此尚何假群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證如師友待魏證如骨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求諫矣證亦能隨時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為心不以逆耳為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鑒新嗚呼若證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為賢君臣為良臣其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正觀政要十年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昏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憊過耳

某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或卑服即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號稱賢君在後之人於觀於逸於游於田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惟耽樂之從是以基業浸衰貽笑後世周公作無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為帝王之龜鑑也唐太宗之心其有得於此乎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又謂魏謩曰自古戾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不解親君子遠小人又謂荆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覆亡非一並由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宜鑒戒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受其諫爭勿得自專其說諄々於再於三今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亡逸者多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求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

某聞人君潛心經典最為急務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要皆在于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事可

以為法昏君亂臣已往之失可以為戒此所以汲汲博觀約取而不敢怠也書不云乎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姑以本朝觀之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偽之國內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也乃於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製文宣王堯公二贊且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為先而太祖聖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一掃唐季

之弊然則立萬世之基業追三代之盛治不在此舉乎真宗以濬哲之姿纘安平之緒其留意斯文有自來矣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功雋偉皆由自昔讀書之效此我宋家法是以表而出之

月 日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臣觀唐自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知李絳數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規

諷時事則召入翰林今又宣諭宰相如此真得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策試賢良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孺等言直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一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繼太宗二也絳數言吐突承璀之姦既出為淮南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召承璀為中尉其不能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侈皇甫鏘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並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疑為朋黨其不能繼太宗

四也信方士之說求金石之藥起居舍人裴潏論其
無益貶為江陵令其不能繼太宗五也嗟乎憲宗號
為聽言納諫者猶不能自克失其初心又况於無意
者乎然則正觀之治比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
於此大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
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
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
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
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
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
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某聞喜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惡
異則直諫日踈諂諛至而直諫踈國家欲不亂其可
得乎為人上者所宜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之賢
又知李吉甫之佞明示黜陟可也顧使之並居相位
是何異薰蕕同器牛驥同皁其不相為謀也必矣蓋
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
也武帝謂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是固知其

賢矣及黜賈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洪懷詐飾
智則忽而不察反用洪為丞相湯為御史大夫而棄
黜於外郡然則諂諛安得不至直諫安得不踈乎我
太宗則不然尹京之日賈琰竇偁同在幕琰便佞多
希旨偁常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琰在側屢贊德美
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
國中太宗擢偁參知政事中謝日謂上曰卿自揣何
以至此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上曰非也
卿嘗面折賈琰朕賞卿直耳然則諂諛何由敢進直
諫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

朝太宗也

承明錄卷第六

終

承明錄卷第七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九

東宮故事三

淳熙四年正月十一日

說苑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其_知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某聞人臣之功有二有用一己之力者有用眾賢之

力者用一己之力雖曰甚勞然利澤加乎世者為有
限用衆賢之力雖曰甚逸然利澤加乎世者為無窮
此不可不辨也昔春秋之際齊有管仲佐威公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厥功大矣及身沒之後齊遂不振鄭
有子產愛民如母為國以禮晉楚雖強不敢加兵功
亦大矣及身沒之後鄭隨以弱是二子者惟用一己
之力故功不傳於後世若乃鮑叔^知管仲之賢而進之
所以致齊國之霸子皮知子產之賢而進之所以致
鄭國之興是二子者能用衆賢之力故功不止於一
身向使管仲復能求賢而進之於齊子產復能求賢
而進之於鄭則齊之霸鄭之強雖百世可也吾夫子
論人臣之賢真得其要也哉

二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真宗咸平三年對太子太師張永德於崇政
殿自午至未復教刻罷

某聞唐室之盛莫如三宗考其致治之由皆以親近
文儒勤詢政事為本如太宗之為秦王開天策府置
官屬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宿直朝謁之暇輒討論
文籍或至夜分乃寢故能成正觀之治其後有若明
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當時有

以為無益徒費者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上重其言故能臻開元之盛又其後有若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故能致元和之功逮我真宗纂平安之運守盛成之業方且不自滿假勤於詢訪引對舊臣至移時而未已視唐三宗可以無愧咸平之政度越有唐豈無自而然哉

月十二日

唐李晟收復京師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正元五年九月晟與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烈祖掃隋季之荒屯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昭文德恢武功乃圖厥容列於斯閣在中宗時則彥範等著翊戴之績在明皇時則幽求等申翼奉之勲在肅宗時則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刻石於門

左

某聞高爵厚祿寵待將帥足以富貴一時而未足榮耀後世若乃人主既製紀功之碑又親為圖像之詔又命皇太子書以賜之此豈特一時之寵哉殆無窮之榮也觀唐中興所謂將帥固不為少其能以功名始終有譽無疵者惟郭子儀與晟二人而已窮富極貴誠若相埒至於當宁製褒嘉之文儲宮垂翰墨之寵此則晟之所有而子儀之所無也抑嘗推原其故晟雖起自軍中然天資忠義慕魏鄭公之為人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而子儀多言軍政他

無聞焉論將帥之事為有餘論天臣之事則不足兩朝待遇固自有輕重哉

六月三日

孟光問邵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則家戶所有爾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耳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於胃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光曰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寧當勸吾等竭力博識以待

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
謂光言為然

某聞夫子之論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
次也其自教則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敢以生知自居必處已
於好學之次而况於後之人乎且所謂學者何事也
仁義禮智四者其大端也孟子論此最為詳悉其言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惻隱而擴焉則
無一夫不被其澤自羞惡而擴焉則無一事不合乎

宜擴我辭遜之禮則強暴紛爭可得而弭擴吾是非
之智則賢愚能否可得而辨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保海帝王之學如是而已今孟光謂太
子讀書不當効博士竭力博識以待講試其言似可
取矣至論權略智調則非也蓋三國之士以詐力相
高往、有戰國之遺風故其所言駁而不純竊謂當
以為鑒而以孔孟之學為法

月 日

周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
取諸睽

詩小雅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召分受言藏之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書盤庚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
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禮記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
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

孟子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某聞射者男子之事也國君世子生之三日射人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固未知夫穿揚之巧飲羽
之勁威儀技藝之減也蓋欲明修身進德建功立事
舉由乎此也載道如六經明道如孔孟其論射多矣
今各舉一端而言之是故威天下者存乎易錫有功
者存乎詩况行事者存乎書詢賢能觀德行者存乎
禮明揖遜比規矩者存乎孔孟有天下國家者所宜
留意也

七月二十三日

唐太宗征高麗發定州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
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
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師還太
子進新衣乃易之

某聞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彼其侵侮中國
攻擾邊塞若不命將遣戍驅而出之必將為斯民之
害此高宗所以伐鬼方宣王所以伐獫狁也唐太宗
則不然正觀之際宇縣既已清晏蠻夷既以警服獨
高麗小醜介居海東初未嘗為國家之害而帝好大

喜功以人主之尊下行將帥之職動衆遠征經涉寒
暑至於師老糧匱水潦大至然後班師剪草填道毀
車為梁不知自悔方且眷：於一袍必欲見太子而
後易是不過欲太子知其與士卒同甘苦耳殊不知
輕萬乘而履危道非所以訓也帝嘗謂曹操曰臨危
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所謂
躬自言之躬自蹈之者歟

八月五日

書無逸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

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其聞自古帝王之勤者莫如文王其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衣服至於寢門外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春夏則學干戈秋冬則學羽籥弦誦讀書殆無暇時爰暨即位則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勤勞蓋如此故傳美之曰文王既勤止又曰文王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其所以為三王之冠而後世鮮能及也今聖主宵旰圖治未嘗暇逸中外臣民戶知之矣昨日殿下出示所賜御製新秋雨過書懷詩其斷章有云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恭讀

再四心目眩駭回視文王之德若合符節彼漢高天風之歌武帝秋風之辭方之茂矣惟殿下因宸章之及充天性之勤侍膳問安之餘孜孜以講道藝親輔翼為念於以上副聖意使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不亦美乎

月 日

史記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某聞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以日月之明不能無過其卒能照臨萬方者以更之速也是故改過不吝者成湯之聖也不貳過者顏淵之賢也然則人君之於言動雖有過差初未為害顧改之何如耳今成王削桐葉以戲其弟為史佚者告之以天子無戲言是也若就其戲而成其失則非矣幸而叔虞之賢封之可也假令叔虞如象之傲不足以君大國亦將封之乎又不幸他日成王許其臣以非常之爵賞加其臣以非罪之刑戮亦將實其言而行之乎殆非所以示萬世也其後漢惠

帝時以朝太后於長樂數蹕煩民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此正得成湯改過不吝顏淵不貳過之義矣叔孫通不能將順其美乃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遂詔有司立原廟嗚呼叔孫通之告惠帝正猶史佚之告成王徒知教人主以遂非而不知導人主以遷善此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所以深譏其謬也歟

月 日

三朝寶訓至道元年太宗謂近臣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奢逸為念而以勤政為樂光陰迅速不覺日月之逝大凡理世少亂世多君子少小人多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遠近巨細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前代人君多為左右所制德宗終發言盧杞已知如此天下何由得理也

其竊觀自唐堯至於五代凡三千三百年其間惟三代漢唐享國最久而夏傳十六王其可稱者啟與少康而已湯傳二十八王其可稱者僅六七作而已周傳三十六王其可稱者成康太平宣王中興而已

漢祀四百則不過乎七制唐世二十則不過乎三君此無他君子常少是以治世如此其少也小人常多是以亂世如此其多也惟我太宗篤於稽古勤於為政照前代之得失察斯民之情偽進君子而退小人削僭偽而底混一固已追堯舜之軌轍陋漢唐之陵夷矣猶且不自滿假諄：然以德宗為戒卜年萬億豈無自而然哉

七月十二日

前漢書鼂錯傳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

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
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
為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于人
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
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
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

某聞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疏九河濬濟漯而
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民得平土居
之是豈逆水性而激之哉凡以順其流而已夫民猶

水也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故三王之治專以本人情
為急人情莫不欲壽三王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此其所以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
欲富三王則損上益下薄於己而裕於民此其所以
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則保國如保身養
民如養氣此其所以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則薄其稅斂寬其征役此其所以節而不盡也凡
是四者皆因人之所利不强人之所難自然民歸之
如水之就下國家其有不長久者乎昨日獲侍講坐
因禹貢治水之說及三王治民之理是敢申言之

八月十一日

春秋左氏傳魯莊公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一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惧有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其聞戰以勝為主然所以致勝者蓋有二道下得民心
上符天意是謂必勝之理將帥智勇甲兵犀利是謂必勝之具以必勝之理濟必勝之具不戰則已戰則無敵於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將帥甲兵置民心天意而不問雖或幸勝終亦必敗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時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遺風猶有存者觀曹劌之問莊公之對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終欲察獄以情得民得天庶或兩盡然後因曹劌之謀而用其將帥甲兵之力齊師雖衆能勿敗乎厥後僖公

遵先烈而定淮夷魯人作泮宮之詩美之其三章曰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
 屈此群醜此言得人情而後可以成功即莊公惠徧
 民從之義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
 孝自求伊祐此言合神聖而後可以獲祐即莊公信
 孚神福之義也其五章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又言以情察大小之獄然後能
 成其功也此二公者時雖不同而先後之序若合符
 節其戰勝之良法欽

月日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維折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
 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
 行耶譖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
 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
 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某聞湯有七年之旱自古以為異而記之賈誼嘗告
 漢文帝曰世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晁錯亦
 曰湯七年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
 觀二子所言殆將以水旱為自然之數矣今劉向謂
 成湯以六事禱旱於山川已而大雨乃專繫乎人事

何耶竊嘗論之二子勸文帝不可恃歲豐而忘儲蓄
 欲其務農重穀為先事之備是故修人事之一端也
 特其語未大耳若劉向所記則大矣為政有節使民
 以時苞苴不行於下諫夫不昌於內宮室無所營女
 謁無所施兼是六者自然百姓和樂政事宣昭膏露
 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尚何
 凶年之足慮哉

月 日

後漢章帝建初八年虎賁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自
 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
 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公主園
 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
 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
 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狐離腐
 鼠耳憲大懼太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
 主

某聞古之姦臣所以能欺其君者必挾詭譎之智左
 右之助然後上之人為其所蔽有不能察此歷代之
 通患不足深恠今章帝則異乎是既知竇憲恃勢而

奪公主之園田至引趙高指鹿為馬以為喻則憲欺
罔之罪昭然矣釋而不誅尚何懼哉善乎司馬光之
論曰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
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
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
而無所顧矣

十二月九日

真宗皇帝判開封府日嘗以手書詢於太子賓客李至
至答牋云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
則某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

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發蒙
號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
於神明温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
君父之憂以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
疲於觀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
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喜
乎然則愚者千慮亦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
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黠庶之疾苦
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觀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
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

帝三王不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猶命
殿下總其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
馭章吏民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謹命令必以簡察獄訟
必以情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
絕邪僻必以道有一于此猶為善政况兼是數者乎而
猶曰奉車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慚於拱北不亦過謙乎
然則其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群爻稍過必有悔吝惟謙
象獨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
而已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
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輒
以恐以懼扣頭扣頭謹牋

某聞舜大聖人也好問而好察適言孔子亦大聖人
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洪問官名於郊子然則不
恃其生知而收：乎訪問聖學之先務也仰惟真宗
皇帝天縱將聖濟之多能其在東宮南衙之時凡古
今治理天下萬事固已周知而自得之然且形於手
書詢問僚屬始以發蒙延譽之語繼以向隅觀政之
慮勤：懇：如待朋友其視虞舜孔子可謂異世而
同符矣李至因是陳易象謙卦之旨所以堅聖意也

蓋六十四卦雖乾坤猶有悔有戰惟謙卦初六：二
 九三皆吉六四六五上六皆利故天道地道人道莫
 不以謙為貴厥後真宗守之而勿失勉之而勿怠景
 德祥符之際生民康泰政化大洽豈無自然而然哉

承明錄卷第七 終

承明錄卷第八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

東宮故事四

淳熙五年正月九日

資治通鑑唐太宗正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上以公主
 皇后所生特愛之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證
 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
 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
 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嘆曰妾聞陛下稱重魏證
 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
 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成恩禮每言必先候

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
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
以賜證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
常秉此心勿轉移也

某聞愛其息女人之常情也况以萬乘之主天下之
富獨不能厚一女子之資送而盡其親愛之道乎魏證
於此猶以不當倍於長主為諫可謂有責難之恭矣
雖然帝用其言迫於理也彼皇后深居宮中知愛而
已今能本乎禮義抑其私情不特稱證之賢又請捐
金帛以獎之此正觀之治所以庶幾三代也欽閔睢

序后妃之德曰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卷耳序后妃
之志曰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
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是則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不在乎他在乎后妃而已太宗與后其知此也哉

二月十二日

實錄韓維傳神宗封淮陽郡王出就外邸以維為王府
記室叅軍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
訪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神宗嘗
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
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誦書有言逆於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為聽納之戒

某聞古者太子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夫然後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尚安有過舉之患哉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逮至兩漢浸不及古然元帝為太子則蕭望之授論語禮服明帝章帝為太子則巨榮張輔傳授尚書載在史冊當時以為美談孰如我神宗皇帝天資高明聖性謙損其初就外邸也年纔十有六七已能與韓維論天下之事拱手稱善而維亦純明亮直練達今古有所咨訪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逆心遜志之言力進其戒視三代輔翼太子之道庶幾無愧彼兩漢君臣區區於傳授之間者又何足為聖朝道哉

二月二十五日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

某聞武王之時西旅獻獒召公作訓曰犬馬非其土性不蓄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

格所寶惟賢則適人安孔子載之於書以詔萬世今漢文帝當天卜初定躬行節儉雖有千里之馬却而弗受可謂不寶遠物協召公之訓矣二十三年之間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南則尉佗上書稱臣北則匈奴通好保境是故遠人來格之效也彼武帝則不然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至乃萬里出師傷財害民而不恤馬雖得而中國耗矣是故聖人賤畜而貴人篤近而舉遠

三月十七日

唐明皇開元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

已下躬自收穫謂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此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某聞周公作無逸其述商周享國久長之道固非一端而必先之以知稼穡之艱難者蓋以人君有無倫之貴無教之富雖不期於逸樂逸樂有時而自至惟能知稼穡之艱難夙夜自儆然後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是乃長久之道也唐明皇生長深宮英斷多藝手平禍亂身致太平其於稼穡疑若有所不暇今乃俯

為農夫之事種麥苑中至率諸子躬自收穫非深明
無逸之義安能若此宋璟為圖以獻抑有由也又况
薦之宗廟所以展奉先之孝垂之子孫所以盡貽厥
之謀大書簡冊可謂美矣近觀本朝真宗皇帝當祥
符五年之六月嘗與諸王觀麥於金華殿同賦歌詩
以示群臣回視開元若合符節然而真宗之治始終
如一明皇之政有始無終茲又不可以不鑒

五月十四日

柳芳唐曆載明皇詔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
要以類相從欲令皇太子檢事綴文上賜名為初學記

開元十四年三月撰成以獻賜堅絹三百疋

其觀大戴禮保傅篇論周室傳三十餘世最為有道
之長及考其說乃專在乎儲君之德夫所謂德者何
也樂以修內禮以修外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者是也故文王受命九年召太
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志愛
人君之行不為驕奢不為太靡不淫於美括柱茅茨
為民愛費大哉言乎是乃經史之要旨人君之先務
又何必檢事綴文然後為博哉今明皇不擇三公三
少以聖賢之事業政治之本原助成儲德而徒使章

句陋儒纂集文章之要其術益已踈矣昔三國時孫
權銓簡秀士為四友於東宮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
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書之史冊足為美
談夫以區區之吳固不敢望成周之典則其視明皇
殆庶幾云

六月三日

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贊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
誰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
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
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

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
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
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
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
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
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
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
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

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
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
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教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
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
夫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
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
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
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
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
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
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
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
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
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
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
鑒哉可不戒哉

其共聞主上宣諭輔臣大畧謂朋黨之名起於主聽
之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若能進賢退不肖
則黨論自消且舉唐文宗去朋黨難之說而嗤之可
謂得堯舜禹湯文武緝熙光明之學而同符本朝仁

宗之治矣仁宗時呂夷簡爲宰相范仲淹爲侍從仲淹危言正論多議朝廷得失夷簡怒而逐之士大夫往：直仲淹而罪夷簡夷簡例指以爲黨或坐竄逐而朋黨之論遂 賴仁宗聖學高明力排群議擢仲淹參貳政事於是黨論不攻而自破當是時歐陽修蓋嘗爲夷簡指爲黨仲淹者故其爲諫官也首著朋黨論以謂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反復蓋數百言猶以爲未足也又於五代史贊極言小人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又反復數百言嗟乎前代人君不知群臣邪正故難於破朋黨本朝仁宗聖學足以進賢退不肖故太平之功天下至今誦而鼓舞之今主上聖學如仁宗進賢退不肖如仁宗茲又恭讀聖訓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故故備載歐陽修之贊以備觀覽

六月二十二日

漢景帝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中郎將衛綰稱病不

行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唐李晟之子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擇太原帥宰相進擬，上皆不允。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以為河東節度使。

某聞人君之取人與人，臣之取人，不同。人臣取人，不過曰：是與我者，也是親我者也。故順己則喜，拂己則怒。人君則不然，有言逆於我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我志，必求諸非道。夫然後可以得不二心之臣為緩急之用。觀衛綰不從景帝召飲，李聽不以名馬獻穆宗，自常情觀之，二臣宜得罪於二君。今乃不然，一則使之驂乘，一則擢帥河東，自非察忠實之心，圖社稷之利者，能如是乎？昔本朝太宗在藩邸，以田重進忠勇，給以酒炙，而重進不敢受。太宗嘉焉，及即位，以為永興軍節度使。五代周太祖時，張美掌金穀於澶州，世宗每有所求美曲為應，副其後。世宗即位，不以公忠待之，嗚呼！我太宗之愛田重進，則有臣如衛綰者，亦當在所取矣。周世宗之薄張美，則有臣如李聽者，亦

在所取矣古今雖殊其理一也

閏六月十六日

漢高祖紀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
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植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
立之以問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賤儒幾敗
乃公事令趣銷印

其聞人君臨利害之際莫難於聽言甲以為當然聽
之固善矣及乙至又以為不可則將奈何曰聽言在
廣取於衆可也斷之在獨則必有智畧忠信之臣動
而咨焉然後無過舉而有成功惟高祖天性明達好

謀能聽故方提三尺劍定天下凡一言可取未嘗不
用至於取信而必行者惟張良耳故聞酈食其請立
六國後則欣然從之及謀之於良：發八難高祖即
知酈生之失計此所以卒有天下者信其所可信也
後世如晉武帝聽羊祜張華杜預之言而伐吳一時
大臣如賈充等皆以為不可已而卒成混一之功其
視高祖蓋庶幾焉又符堅大舉伐晉朱彤謂千載一
時若可信矣獨權翼以為不可堅曰築室道旁無時
可成吾當內斷於心已而竟有淝水之敗嗟乎均聽
言也一成一敗相遠如此蓋符堅不能知權翼之可

信又不察朱彤之不足信是以致此然則人君必先
有知人之明然後可以果斷而行其言若乃智不足
以知人而信夫不可信之人臨事乃曰斷在必行其
能免符堅之失乎

月 日

唐高宗永徽三年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
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
為擊鞠之戲當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
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
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戒

某聞王者履崇高之富貴操可致之勢力所欲苟形
於外則逢迎將順四面而至聖人知其然也言動不
敢輕嗜好不敢萌是故旨酒人所共愛也禹則惡為
飲食人所大欲也禹則菲焉夫豈樂為是苦節而與
衆獨異哉正以上心所向從之者衆大則侈靡成風
小則傷財害民塞其源所以清其流謹於初所以杜
其後也善乎蘇軾之論曰鶴之為物清遠閒放超然
於塵垢之外易與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
玩之宜若有益無損及衛懿公心偶好之寵以乘軒
其害遂至於失國為人上者好尚之難如此哉今高

宗方啟擊鞠之意群胡即獻技以投所好幸而永徽之初能謹辨早防微之戒卒莫能惑不然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窺望之情雜然並進不可得而察矣

七月十一日

唐太宗正觀十八年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

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詞便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資重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正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公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憐之

某聞君臣相美相戒見於唐虞之時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情哉
萬事隳哉載在典謨實為後世君臣之法至於戰國
此風掃地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
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君出言自
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
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而生司
馬光所以備載其語於通鑑者蓋有深意存焉其後
漢高祖雖起布衣而天性明達合乎帝王當置酒雒
陽南宮也令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高起王
於是盡言不諱而帝猶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卒歸
功於三傑殆與舜之君臣異世而同符孰謂帝不修
文學而樂詩書也哉今唐太宗欲聞過於無忌可謂
得帝王之遺風矣而無忌等納諫以悅之其視漢高
時固已不及况唐虞乎賢於戰國而已有君無臣可
勝歎哉

七月二十五日

三朝太平寶訓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
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
猶植木焉所患本未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
邊即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則一奏數十人王嗣宗

薛映耿望陳彭年其人也復上清澄畧十事帝嘉納其言即有意于大用

某聞治天下有本有末朝廷者本也邊鄙者末也誠使朝廷之上政教修明賞罰公平則將帥何敢不宣力士卒何敢不用命夷狄何患不畏服此固根本之効也若乃兵衆矣猶曰不足糧峙矣猶曰未富以百萬之師付庸懦之將內無以得士卒之心外有以啟敵人之侮此從事枝幹之弊也化基名臣深為太宗所知其對邊事可謂知要矣雖然太宗於淳化二年嘗謂侍臣曰國家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憂外必

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然則化基根本枝幹之論其亦有所自耶至如侍坐便殿拈筭揮扇情同父子禮若僚友此又君臣相與之至後世所宜法也

八月十八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至如近世符彥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

烏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某恭聞太宗皇帝以神武平定河東以文德招徠錢氏使五代破碎之天下混而為一其道德固以同符五帝勳烈固已無愧三王矣雖復書傳所載何以加此然且不自滿假日以讀書為事凡古今成敗皆用為監有會於心宸翰輒書之冊以備觀覽是豈喜勞而惡逸賤今而貴古哉正以舍是則嗜好必萌嗜好一萌則逢迎必衆內有以害德外有以擾人觀符彥卿之事斯可見矣彼彥卿者位終節鎮尚或如此况

為萬乘之主乎

十一月十一日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詔治魏而市無預賈却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憊然而起默然不謝趨

而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某聞之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適人安今魏太子不受劍佩之美且云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可謂知不寶遠物之義矣用三大夫治國百姓從而愛戴可謂得所寶惟賢之理矣彼經侯者雖復巧辭求媚終不能易太子之志此可以為萬世法故表而出之

七月二十四日

唐太宗正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諸山大銀坑採之歲可得錢百萬貫帝謂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惟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常患少也且國家賸得百萬貫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乃不令立朝

某聞國家有郊廟宮室之奉官吏祿廩之費水旱盜賊之備其用度可謂繁矣有人於此能興一時之利少助無窮之費是固人君所當崇獎而信任之者也今太宗不然拒其言斥其人與待姦惡無以異然則正觀之時倉廩實府庫充公私兼足無匱乏之患者

果何術而致然欤以唐史考之不過用財有節而已
迹夫踐祚未幾出宮女至於三千則宮禁之費節矣
欲修一殿念秦皇奢侈而遽輟群臣請營閣避暑念
漢文罷露臺而不為將修東都乾陽殿張元素有言
而止則土木之費省矣納魏鄭公之諫減長樂公主
資送則姻禮之費簡矣定内外文武官止六百四十
員故當時無冗食之吏畿内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
又往：散之農畝故當時無冗食之兵五者傷財害
民之本也太宗獨能搏節如此是以斥言利之虛名
收富國之實效昔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
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而以闢梁惠王問利國為首
戰國之君皆疑其迂濶難信孰知千歲之後有君如
唐太宗其言乃若符節之合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唐書憲宗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
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
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
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
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
其人則朝廷自有典故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某聞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歷觀自古居相位者鮮能以大公為心是以憲宗切以是為戒李絳力引崔祐甫之言為獻是矣憲宗終未釋然也故嘗因元義方之譖頗疑絳私其同年絳曰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當時咸謂絳言得宰相之體雖然帝嘗用裴垕為相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故人求京兆判司垕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之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垕則必不可嗚呼使為相者人如垕則其不以官爵私親故也必矣何待諄諄之誨乎故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宰相誠得其人則百官自然稱職此不易之理也

承明錄卷第八終

承明錄卷第九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一

東宮故事五 劄子附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劉向說苑臣術篇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自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

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功成事立歸
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
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勵主意
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
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
禍以為福使君終無以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辭祿避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齋飲食節儉
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
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
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

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
肯盡節容：乎世與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
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
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
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
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
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
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及言易
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諛臣
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枉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

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臣也是謂六邪也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其聞正臣有六曰聖曰良曰忠曰智曰潔曰直是也邪臣亦有六曰具曰諛曰姦曰諂曰賊曰亡是也正臣進則治邪臣進則亂正臣用則安邪臣用則危此古今不易之理惟在人主深察之耳攷于方冊蓋可得而數焉何謂六正禹戒舜以無若丹朱而舜為盛帝周公戒成王以無若商受而成為顯王此聖臣也蕭何相漢功存萬世元齡佐唐知無不為此良臣也鮑叔之推管仲趙宣子之薦狐偃卻縠胥臣先軫欒枝此忠臣也子房發八難招四皓李泌謀范陽論舒王此智臣也楚子文三為令尹而無一日之積魯季文子相三君無私積焉此潔臣也朱雲之折檻王章之抗疏此直臣也何謂六邪張禹之相西都胡廣之輔東漢非具臣乎李勣云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張湯

而諫李林甫云天子用人有何不可非諛臣乎張湯

之巧詆盧杞之忌嫉非姦臣乎蘇公之譖暴公息夫
躬之陷東平非謬臣乎田常得齊民之心終以篡齊
六卿專晉國之政終以分晉非賊臣乎宰嚭傾吳趙
高傾秦非亡國之臣乎為人上者惟能用六正去六
邪則垂衣拱手坐視天民之阜而五帝三王不難至
矣

二月十三日

三朝寶訓端拱元年八月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
升輦將出西門觀見講座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
書帝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

陞高座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帝幕別坐覺講易之泰卦
從臣皆列坐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
賜帛百疋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奧足以
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怠

其仰惟太宗皇帝以英武成混一之功以聖文致太
平之效親屈帝尊臨幸國學崇儒重道亦云至矣復
因學官之請降輦設次然後命講泰卦歷觀古之賢
王好善忘勢蓋未有如我太宗者也後暨淳化五年
又詔孫奭講書堯典及說命三篇反覆細繹形於嘉
歎夫易之卦多矣今獨因否泰之理垂君臣之鑒豈

非欲上下交而其志同內君子而外小人乎書之篇
衆矣今乃專取帝王之道致治之要豈非欲德被四
表無愧堯帝事必師古同符高宗乎固不徒慕虛名
為美觀而已茲可為萬世法是宜表而出之

三月十七日

說苑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為靜居
獨思譬如火為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
廣明德慧也

某竊觀仲虺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若已

者亡又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能自得師而又好
問即所謂學帝王之道也謂人莫已若而又自用即
所謂靜居獨思也成湯能學帝王之道是以德日新
日新又日新古今之理無不通幅員之廣無不察
如日麗天空光必照茲其所以為大歟不然以區
之思慮窮萬變之交錯耳目所及固可知矣耳目不
及者何自而知譬如火為雖燎於原似若可畏然百
里之外光焰已熄是故成湯之所不取也且明於大
者或晦於小明於近者必晦於遠斯乃自然之理故
日能照天地而不照蔀室夫既已照天地矣蔀室不

必察也若乃燈燭之光施諸一室之內足照毫釐一
室之外復何見哉夫惟以日喻聖王之學則其為功
也大矣以火喻獨居之思則其為明也小矣嗚呼非
成湯其孰能此

五月六日

國語楚莊王使士亶傳太子歲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
王曰賴子之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
人將至若不欲善則不用王卒使傳之

其間儲君以上智之資居明兩之位其稟于天者固
殊絕於人矣又得賢傳輔導之則德隆而愈高善積

而益崇其效豈淺哉抑嘗考之經傳其言傳太子之
善者莫詳於禮記莫備於國語若曰三王教世子必
以禮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錯于中發
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知為人子
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人
然後能使人此禮記之文也教之春秋知善惡之戒
勸教之世繫知昏明之廢興教之詩使窮道德之端
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所以滌邪而鎮浮教
之書所以睦族而比義此國語之文也備此二者太
子之善著矣雖使旦奭保傳成王大要不出乎此彼

區：楚國之臣又何加焉

五月二十七日

後漢明帝為皇太子巨榮為少傅榮以太子業成上疏
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
萬分今皇太子以聰敏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
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
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
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
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况以
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

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
有辭願君謹疾加餐重愛玉體

某聞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春誦夏弦太師詔之
所以博約道義浸潤經術因先王之法言廣元良之
德性夫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本聳神民之望去古既
遠斯道罕傳惟明帝謙恭好學孜孜不怠而巨榮竭
誠歸美慶國家之福祐上下相資追蹤三代書之簡
策至今有榮焉仰惟殿下聰明精敏本於生知猶且
日與諸儒講明戴禮其議論所及多發揮前人之未
至逮此終篇道固成矣昔唐郭瑜告太子曰安上治

人莫大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
臣之義某謂禮經雖多而其要實在乎此敢以為獻

月 日

三朝寶訓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因
詔加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
宣王充國公二贊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
事始聚生徒講學帝詔中使以酒果賜之四年四月又
幸

某恭惟太祖皇帝之有天下適當五代干戈擾攘四
分五裂之後劉氏據河東李氏據江南孟氏據全蜀

皆傳襲浸久僭竊位號荆南高氏兩浙錢氏雖名稱
藩實非純臣其他如李筠李重進之徒大率強藩悍
將人懷向背自今觀之當時練兵擇將夷亮剪亂日
不暇給矣乃於即位之月兩幸國學修飾詞宇親製
先聖之贊雖前代太平極治持盈守成之君未必能
汲：皇：如此其於先後緩急之序似若倒置竊嘗
深求其說然後窺聖意之萬一蓋五代所以擾攘分
裂大亂不止者正以自唐之末君臣上下謂學校為
無益指聖賢為迂濶視君如奕棋殺人如刈草禮義
消亡風俗大壞故也今先示以崇儒重道之禮則人

將知有尊君親上之心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忠孝
根於內暴亂弭於外銷患冥莫見其迹積善在身
不知其長僭偽所由削平華夷所由畏服而創業垂
統所由億萬年無窮也昔舜舞干羽而苗格文王修
德而宗降太祖規模真舜文之規模也哉

月 日

唐書王績傳績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做古作
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
中說獨傳

某按王通生於隋開皇之四年而卒於大業之十三
年其在河汾實能講明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學
者從之然所著書每比擬六經故為禮論二十五篇
樂論二十篇以續禮經集書一百五十篇以續尚書
採詩三百六十篇以續古詩為元經五十篇以續春
秋贊易七十篇以續周易又為中說摹做論語是皆
以孔子自處而謂門人董常為顏子何其不知量也
通之子曰福時聚其書號王氏六經然皆無傳惟中
說獨存今所謂文中子者是也通既有門弟子魏證
等仕唐為宰相嘗預脩隋書乃不為通立傳意者通
嘗妄比聖人證既師事之若過有推尊必貽譏於後

世稍損益之則是暴通之失是以略而不載歟且韓愈在唐號為大儒距通之時不遠愈每言苟况揚雄乃無一字及通至本朝太宗皇帝遂謂通有缺行故不得立傳蓋述而不作竊自比於老彭若聖與仁必曰則吾豈敢孔子之謙每如此通實何人反僭聖作經輒自尊大宜乎太宗所不取韓愈所不道也惟五代舊唐書於王績傳末云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號文中子自有傳今既不傳固無足據昨日蒙殿下俯詢其由輒具言之

繳故事劄子

某昨日蒙殿下垂問隋王通不載列傳有以見好古篤學識慮高遠今因故事粗陳其說乞賜清覽崔著作通鑑說共六十卷見寫兩本一欲奏御一以獻殿下候了畢方敢陳納昨日胡寅所著其學識議論文詞三者尤更高遠極有補于治道所以先次稟聞伏乞令照

七月二十四日

唐書孫思邈傳盧照隣問思邈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謹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謹也謹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母

以致中和夫是之謂中國安可使夷俗亂之乎昔仲尼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亦云用夏變夷况京師者天子之都以風化行下尤在所先故小雅詠彼都人士彼君子女凡五章皆取其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美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以為四方之極也明皇在開元初求治正切乃禁乞寒胡戲不使亂中國之儀殆知所本矣倘能善始善終則祿山之亂何自而起也哉近者恭聞詔旨禁止掉篋謂其頗近胡裝蓋得王制五載巡狩考正禮樂制度衣服之義而殿下識慮高明又謂服飾音樂之近胡者皆足道

八月二十七日

資治通鑑唐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于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

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
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
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
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
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某聞漢武帝策董仲舒曰虞舜游于巖廊之上垂拱
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
得非疑二君勞逸不同而治效同耶今觀憲宗之論
全類武帝李絳之對不殊仲舒蓋以舜繼堯後因其
輔佐故享任人之逸文王逢商之末天下耗亂賢者

隱處故任求賢之勞帝王之道同條共貫特所遇之
時異耳易地則皆然也雖然均是勤也文王不遑暇
食特在乎咸和萬民克俊有德而已至於庶獄庶謹
付之有司未嘗敢知彼秦始皇魏明帝隋文帝不能
宅心于用賢舉善而屑：然敝精神於簿書故其勤
雖同乎文王治亂則霄壤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書韋綬傳穆宗為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
天下事烏得全書耶

某聞晉元帝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蓋帝在

藩國恭於事上謙於處已積習成性故當君臨天下
猶能安而行之晉室中興於茲見矣唐穆宗幼年學
書已知避君上所用之字謙恭如此天資可謂絕人
倘又得端良諒直之士參侍左右開廣聰明必將增
光憲宗追述正觀豈特如晉元而已惜乎韋綬才識
庸鄙不能以經義輔導太子乃數為佞言以取悅憲
宗斥而遠之不亦宜乎

十二月四日

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

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
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
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之室也下澤見蛇之室也
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其謂此篇本晏子戒景公田獵之失然不欲正言姑
因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之問而以知賢用賢任賢為
諷其意若曰山者虎之室也澤者蛇之穴也君不往
獵何由見之哉蓋春秋之際人君鮮能以納諫為事
故其臣未免婉詞以喻之厥後一變遂為戰國之縱
橫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諛諂面諛之風熾矣帝王

盛世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遷就其說。如益之戒禹曰：「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載之典，謨何其盛也。」後之人君欲知帝王霸者之不同，其亦考其君臣相告之意乎？

十二月二十四日

唐明皇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

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某聞楚共王嘗召令尹告之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我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某謂楚王諸侯耳，尚不欲以一己好惡而私其用捨。况明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宜乎因逆心

而求諸道因遜志而求非道此開元之治所以庶幾
於正觀也惜夫志滿意得為善不終惡張九齡咈已
而棄之喜李林甫順已而信之馴致天寶之亂為楚
王所笑有始有卒果其難哉

淳熙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漢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
上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
無窮上曰為吏不當如此耶詔釋之欲拜嗇夫為上林
令釋之進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也
釋之曰此兩人稱為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

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凌
遲今以嗇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爭口辨
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措不可不察上曰善乃止
拜釋之為公車令

某聞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故易稱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書不貴截：善論言而以心
休：無他技為貴歷觀古之君子未有不訥于言而
敏于行者也文帝天資仁厚專務以德化民顧豈不
知此哉其賞虎園嗇夫特以上林尉職在禽獸不能
舉職嗇夫乃反能之姑欲稍加試用以勸留意職業

之人耳非喜其辨也張釋之猶以為不可者蓋上以重厚取人則有德者進上以捷給取人則利口者來用捨之端當審故也文帝一聞斯言即捨嗇夫而進釋之嗚呼其賢矣哉

二月七日

前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其聞漢宣帝信賞必罰總覈名實好用文法吏以刑繩下蓋興事造業之時也而魏相方且取祖宗已行之事採名臣所陳之言奏請施行之近于迂矣元康而後嘉穀崇降神爵仍集金芝產銅池九真獻奇獸南郡獲威鳳改元紀瑞帝心侈焉相則採郡國盜賊風雨災變之事日陳于前近于蠢矣然在當時則蒙倚信及後世則稱名相者蓋君臣之間正欲可否相濟吁咈相警然後政事不流於一偏風俗不至於墜壞此孝宣所以中興丙魏所以有聲也欽

三月八日

漢武帝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是時國家多事桑洪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倪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某觀漢武帝雄材大畧內欲修明百度外欲攘却四夷其任一相宜擇聰明材智之士以共成治功顧乃不然所用者田蚡薛澤李蔡嚴清翟超周之徒大抵皆庸才也多詐如公孫洪當時號為賢相其他可知今又以石慶醇謹擢而用之天下之事則不使關決國家何賴焉且人主論一相一相擇百官然後朝廷可治萬事可理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又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二帝所由昌也哉帝使九卿更進用而丞相徒取充位其亦異乎是矣

五月七日

真宗咸平三年御便坐命翰林侍讀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 焉於時初置講讀之職至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

某謹按國史咸平三年真宗皇帝即位尚新北則契丹入寇西則李繼遷未平西南則王均僭號於成都羽檄交馳日不暇給當是時議者必以選將練兵為

急而指崇儒重道為迂帝獨不然方且初置講讀之職博延儒學之士是豈急其所當緩其所當急哉蓋以攘戎狄在乎修改事修政事在乎正心術正心術在乎明道德未有道德既明而安強之威不成者也惟帝天縱將聖有得於此故日命邢昺等講左氏春秋終二三年遂至終篇又兩年而北戎入寇車駕再幸澶淵射殺賊帥虜衆狼狽宵遁卑辭請和太平之功自此而定然則帝王講藝論道豈專為文治而已其亦立武事之本欤

東宮劄子

繳選德殿記劄子

淳熙五年九月

某前日曾面稟選德殿記大槩言古者男子自其初生即已寓意弧矢而六經所載祭祀賓客取士燕飲之類皆主乎射是以平居無事人：閱習月來日往同乎自然兵農所以不分文武所以為一後世失其本指乃以為兵家之一藝故士卒挾其所長得以驕人而國之興衰始專在兵矣今主上特取選射觀德之義以名便殿儲精復古至深至遠所恨某言詞不工莫能宣達聖姑意塞明詔不任震懼緣碑在禁中難以摹打謹錄本內申納倘蒙令慈特賜過目不勝幸甚

乞召魏王侍祠劄子

某遠蒙令旨草魏王問候書初不知其詳偶有四明^士人在此呼而問之方知魏王自此月十一二以後痰唾中有疾且云常覺恍惚有所覩見往龍虎山招張天師想只是緣瓦涼棚曾壓損人中心自疑是以如此某區之意竊謂殿下倘因月旦入侍奏知主上乞以宗祀侍祠為名召王入朝少解其惑則殿下友愛之情光於古今必契宸指仰恃眷遇有所見不敢隱未審當理否皇恐死罪

納臨江軍法帖劄子

某頃曾面稟本朝太宗皇帝嘗謂輔臣曰朕開卷見聖賢行事可為軌範者未嘗不三復可以資風教者悉記之每延見臣下援引以示勸戒至道元年定為法帖十二卷今江西臨江軍偶存石刻輒摹印一本裝褫成冊謹用投獻庶幾侍膳問安之暇少資觀覽冒瀆淵冲伏深震越

乞還尤袤禮記徹章賞劄子

某等昨緣禮記徹章已照應元降指揮將曾任庶子諭德講禮記官姓名具申朝廷推恩了當後來方省記得尤袤一員雖係侍讀却曾于乾道九年十一月內緣庶

子諭德闕官專差本人兼講禮記已取會到吏部所受
聖旨全文今欲繳連關左右春坊申取朝廷指揮合具
稟知伏乞令照

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回劄

某伏蒙令慈付下兩春坊當直人文字早來聖上宣諭
云此是棟不中禁軍亦非創差遂令降旨云應諸處占
破人數並行拘收今後不得違戾元不曾指名此項伏
乞令照

付下御筆戒諭張澈等回劄

某伏蒙令慈封示御筆戒諭張澈應孟明極為允當謹

復封納乞便賜繳進伏乞令照

已上二劄並在政
府時今附入于此

承明錄卷第九 終

承明錄卷第十

周益文忠公集一百六十二

代東宮表牋笏記青詞魏王書

辭免皇孫封國公皇孫女封郡主奏 淳熙五年

臣恭觀十月二十八日聖旨皇孫右千牛衛大將軍某
 與除正任觀察使封國公皇孫女與封郡主者慈憐俯
 被感懼交深臣仰惟皇帝陛下睦族以仁率繇近始抱
 孫之愛每厚宸衷特侈恩章併加爵秩然臣男方踰幼
 學敢輒當庶車公社之崇臣女猶在弱齡難遽冒列郡
 榮名之寵願回鴻渥免累公朝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

取進止

十月一日御寶
批降詔不允

謝主上表

共為子職僅輸定省之勞貽厥孫謀忽被便蕃之寵公
朝之爵秩為私室之光華中謝伏念臣夙侍慈顏密承
慶系男方踰於幼學已叨環衛之聯女猶在於弱齡未
習姆師之訓敢圖宸渥並錫恩章位以廉車特賜公圭
之履主之列郡更疏沐邑之榮豈伊蕞爾之軀堪此渙
然之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家刑國執古御今道與
天同雖處域中之大愛由近始每先門內之恩爰推幼
幼之仁以篤親之義臣敢不勉圖忠孝仰答眷憐受
祉而施于孫竊頌文王之聖明德而親其族願觀堯帝

之勲

謝皇后牋

恢崇內治夙承紫禁之顏啟導中宸併錫綠車之寵祇
膺眷渥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帝系隆昌時惟大慶天孫
富貴固有彝章乃如稚弱之資方倚載持之德孰云異
數集此幼年茲蓋伏遇皇后殿下濬發徽音密傳洪造
于其王母每介福于康侯至哉坤元庸資生於萬物坐
令孱陋獲被褒嘉臣敢不勉以成人戒夫期侈子孫蕃
衍繼盈旬於唐風壽祿綿延邁合館於漢世

謝太上皇帝表

非黃屋之心久怡神於太極鍾綠車之愛今錫寵於曾
孫仰愜慈懷俯慚榮遇中謝伏念臣質微三善居奉重
親夙憑積慶於僊源早應占祥於吉夢方勝趨拜乃冒
龍靈植圭光映于廉車脂澤顯開於名郡赫然印組賁
此閨門茲益伏遇尊號太上皇帝陛下妙道無為神功
不宰巍：蕩：民難堯帝之名蟄：繩：孫喜周邦之
衆溢兩宮之和氣見四世于我家臣敢不力訓童蒙俾
知恩渥子有孫而孫又子期無忝於本支君使臣而臣
事君誓同堅於忠孝

謝太上皇后牋

功齊太極方同享於尊榮恩逮曾孫爰並疏於寵渥涓
辰拜賜舉室交欣中謝伏念臣奉侍重親叨塵貳極幸
襲邦家之慶早開男女之祥童稚何為顧每慙于觴鞞
功容匪易曾未習于組紉驟膺晉錫之蕃仰賴坤元之
正茲益伏遇尊號太上皇后殿下徽柔有裕冲淡無為
夫：婦：而明人倫夙著閨睢之化子：孫：而正家
法今觀麟趾之風肆協德于兩宮庸推恩於諸幼臣敢
不推原其本圖報所蒙壽考維祺願對堯年之永雲來
致養更觀周曆之長

明堂禮畢稱賀笏記

萬寶成功九筵肆祀共惟皇帝陛下受天純嘏錫福庶民凡預臣隣昏同鼓舞

肆赦訖稱賀笏記

禮成世室澤霈端闈共惟皇帝陛下受祉堪輿均恩夷夏周刑既措禹服來同

郊祀端誠殿賀禮畢笏記

新陽協應元祀備成恭惟皇帝陛下貺格兩儀恩均萬國幸仰瞻於慶禮尤俯極於懽悰

設醮青詞二首

伏以月季紀秋日臨初度念夙依於道蔭獲安處於宮

庭預集羽流恪陳醮席宣瓊科於清夜延颺馭於層霄
伏望垂鑒丹誠博恢洪造無疆之壽上祝於君親有美
之祥下均於閭閻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季秋紀月將臨生育之辰大道流恩預展熏修之報揆
良辰而設席延高士以宣科伏望鶴駕來臨鴻私曲被
兩宮萬壽勤定省於寢門四序多祥保安寧於閭閻誓
殫誠恪仰答生成 淳熙四年八月

賀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生下 遊違誨色倏已
經年企仰在中非可言喻臘寒甚勁共惟鎮臨海服神

相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侍教臨風增情願調寢
饗以對戩穀奉：不備

某拜覆伏以四序更端群生交泰仰惟班春有裕受祉
滋多引領旌麾無由奉觴致千歲之祝姑憑尺牘少展
寸誠敢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祺祥交集姪輩侍奉均慶
臨安或有所委願聞其日

謝魏王賀生辰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
坐下不奉怡：之樂
浸易歲華引領東望殊切馳仰深秋極涼伏惟綏靖海

邦神人共護尊候動止萬福某侍膳攸拘莫遑瞻拜仰
乞寶調冲粹翕受丕祉永膺君父之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辰特蒙記念遠勤專介寵以教墨而
又香幣噐物既厚且嘉自非友愛素隆何以臻以祇受
以還感藏無數區：謝悃尺紙奚究尚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欽想尊履日臻殊祉姪女而次
均安並枉壽儀尤深悚荷

魏王來書

某頓首上啟比者遣人致難老之祝特承惠答殊荷勤
渠不聞動靜又復幾月豈勝馳仰之情即日薄寒伏惟

日侍宸闈尊候神相萬福某備數粗遣皆巨庇所及不足勤念慮弟瞻承之便邈未有涯殊極拳也寒燠未定敢祈惠令崇護以對休寵不宣某頓首上啟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啟茲者中宮受冊深欲一到稱慶偶與進香例不得請不免遣譚幹辦前去漫有微浼具于別幅甚有不腆之愧領其意可也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郡主均休老嫂再三附拜起居此間豈無委囑可得聞否

回魏王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初冬晴霽恭惟藩府政清百神交贊尊候動止萬福某恪奉君親粗安子職遊瞻祭戟侍見無階戀之心與時俱積天氣日寒敢乞垂意珍嗇永綏多祉式符頌詠不備

某拜覆屬者人還拜書幸徹宗聽方圖寓便嗣承起居乃蒙恩慈存枉誨問仍以木錦海錯為賜深惟友愛之厚豈勝感篆之情憑書叙謝聊見萬一尚蘄尊察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尊履對時納慶姪輩長茂此或有委辱賜下諭幸甚

賀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 逖違誨言又
見冬仲惟是企仰與時俱增寒色方凝共惟表海成
功京師蒙潤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極莫展弟恭
敢祈上體君父之眷益調寢膳永綏吉履臨文戀
之至不備

某拜覆新陽協序亞歲迎祥仰惟惠政及民千里欣頌
履茲長至純嘏倍增某阻奉壽觴惟深善禱專馳慶幅
尚乞省覽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翕受既多之祉姪以次均
慶此豈無可委者敢望誨示

回魏王冬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 圭景踐長臺雲
告瑞恭惟布宣上德神悅人和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
有守趨侍無階坐馳寸誠朝夕不置風霜方凜保衛為
先願調寢羞嚮用丕祉是為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比以至節俯臨恪修賀問竊計方塵尊覽豈謂
遠勤記念遣介貽書三復眷存備切認友睦之意謹此叙
謝莫究萬一尚乞尊察

某拜覆尊嫂兩國夫人伏想順履昌辰駢臻多祉姪以
次侍奉均慶臨安或有委願承尊命

與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不侍誨言又將
閱歲中心懷仰形於夢寐即辰天氣凝沍共惟從容藩
翰神明翊扶尊候動止萬福某東望祭戟莫遑瞻拜惟
乞致和宣滯益綏繁祉臨筆猶切依鄉之至不備
某拜覆伏以天令更新物華資始惟時厚德當擁殊休
而况惠愛其民靖恭介福俾昌俾熾理有必然某思奉
壽觥而不可得謹專人少致祝頌之情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春元坐膺福祿姪以
次同受新社行都倘有委令願效區區

賀魏王領尹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大王尊兄坐前即日氣序清和共惟
宸渥方新神人欣贊尊候動止萬福某茲審布宣渙號
尹正南荆仍更雙鎮之節旄增煥四明之符竹用本朝
之異禮示當宁之殊恩諒深歡慶某未獲面伸賀悃謹
此少見區區伏乞尊察不備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大尹判府制置開府大王尊兄坐下遊遠旌麾
又復累月中心企仰未嘗少忘秋序日涼共惟坐鎮名
藩神人交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修子職遙依餘苾末

由再侍誨色敢斲厚輔茵鼎益綏戩穀式對宸眷不備
某拜覆某始生之日特蒙尊慈曲垂軫記遠貽慶幅貳以
噐幣香茗之既意愛勤厚祇受感怍忽：叙謝莫究萬一
尚乞尊察

回魏王冬書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惟柔履倍膺多祉姪以次侍
奉均安有委於此願聞尊命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

坐下

違遠誨言

坐踰累月拳：傾仰未嘗少忘寒色甚嚴恭惟威惠浹
民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君親莫違叅省敢
乞俯遵時令益衛鼎茵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雲書魯史道長義文仰惟德化具孚民謠轉達
乘茲穀旦丕擁殊祥某阻捧壽觥姑馳慶幅熾昌之頌
徒切於中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膺純嘏姪以次均慶此
或有委切乞賜諭

回魏王年書

某拜覆判府大尹開府制置大王尊兄

坐下

即日歲律

肇新共惟祭戟森嚴嶺幽咸相尊候動止萬福某問安
侍膳阻遂怡：之樂徒切馳頌重茵列鼎因時而節宣

之斯為真禱不脩

某拜覆竊以一氣回春三陽交泰惟吉德介自天之佑
惟宅收擁宜民之祥相望數百里無由^面伸善頌方且馳
辭修慶乃蒙誨翰俯及其為欣感交集於中謹此布謝
伏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惟同膺新社姪以次侍奉協
吉此或有委願奉約束

魏王賀生日書

某頓首拜啟不獲候承動靜闕然許時豈勝尊仰之情
即日秋序向晚氣候澄爽恭惟日侍清光百神森衛尊

候動止萬福某未遂瞻奉惟祈俯遵時令珍護鼎禋以
對寵休不宣某頓首拜啟皇太子殿下賢弟

某頓首又啟近者冒被恩除皆自吹借之及遠阻面謝
惟深感銘因書占叙不盡願言切幾嘉亮

某頓首又啟茲者竊承誕貴在近修賀莫違輒有壽儀
副以香疏專人馳獻上祝百千之壽伏冀 留不勝幸
甚

妃子即日伏惟淑候萬福觀察即主均休老嫂而下列
拜起居四明凡有委頊切幸垂示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逃瞻祭戟
久濶誨言不勝拳：傾仰之心顯氣澄秋共惟鎮臨東
藩神物森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日侍宸闈末由恭拜敢
乞對時珍番益綏龐鴻之祉庸副頌願不備
某比者共審宣麻昕陛建牧咸陽舉承平之盛典旌異
等之治效諒深懽愜某既不獲面致賀誠又復稽於馳
慶下情徒切愧悚之至

某拜覆某特蒙尊慈俯記始生之日專介遠貽教墨貳
以壽儀香疏等仰被友愛之厚恩：叙謝莫究萬一伏
冀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茂對令辰坐膺繁祉姪以
次侍奉均休此或有委敢乞賜諭

賀魏王冬書淳熙五年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不親誨色
再見冬仲卑悰瞻仰言不能宣寒威方勁共惟美化及
民自天介祐尊候動止萬福某子職攸拘末期侍見更
乞精調寢養益迓殊祉不備

某拜覆律應黃鐘日行北陸維時厚德茂履剛辰宜集
繁禧用對道長之慶某逃瞻祭戟阻奉壽觥謹此少叙
下悃伏冀尊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伏想坐膺新社姪以次侍履協
吉有委於此願承約束

回魏王賀冬書

其拜覆判府制置云：寒色方嚴共惟政平訟理神相
人詠尊候動止萬福某坐阻瞻見不勝馳仰敢冀精調
寢膳不迓方來之祉不備

其拜覆茲以踐長觀復輒具書少伸慶禮伏計方徹尊
視持蒙翰墨之賜仰認友愛之隆區區感悰尺紙莫究
尚乞尊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迎純嘏姪以次均慶或

有委令願聞尊命

賀魏王年書

其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坐下述違顏範

冬律荐更傾仰於中不忘斯夕即日冰霜凝沍共惟班
春有裕神物介相尊候動止萬福某恪恭定省阻奉誨
言所蘄保毓粹冲嚮用戩穀某拳之禱不備

其拜覆伏以行夏之時肇新令序維周之翰宜介繁禧
矧宣化政勤及民利博凡在千里孰非善頌之言茲又
致祥之尤者某莫遑面叙賀誠謹此少伸下悃伏乞尊
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茂對昌辰丕膺殊祉姪以
次侍奉協吉有委於此敢乞賜諭

回魏王賀年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遐遠高牙荐移
圭籥雖音問以時往復而懷仰誨色實深下情即辰眷
入東郊恭惟鎮臨藩服獲助幽顯尊候動止萬福某日
侍清光末期瞻觀當寒威之尚勁惟保愛之是祈拳
之心敢乞照亮不備

某拜覆比以四序維新三陽交泰專具書申庶伏想方
瀆清聽茲蒙誨函俯逮備彰友愛三復欣浣惟是熾昌
之禱感荷之悰有非尺書所能盡者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春祺備集姪以次侍履均
祉此或有委敢乞尊諭

回魏王賀生日書

某拜覆判府制置開府州牧大王尊兄生前即辰天高
氣肅萬寶告成共惟政績彌彰堪輿顯相尊候動止萬
福某日度問寢正阻侍見臨風徒極依戀敢乞因時御
宜保衛冲粹永對丕祉言別傾禱不備

某拜覆久違顏範雖辛音驛間通而拳尊仰何以自
致茲者初度載臨遠勤尊念特遣騎吏墜况書翰申以

壽儀金幣香茗粲然溢目物皆意厚深認友愛之情其
如感謝尺紙莫究萬一伏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共想玉體安和姪以次侍履均
休是間委令望示條目

回魏王通問書

某拜覆尊兄坐前深秋清涼共惟森戟凝香神明欽佑
尊候動止萬福氣序向冷寢餼之間宜先調衛謹致拳
拳之禱不備

某拜覆茲者合宮肇禋稀世潤典初謂蟬冕何可遂
瞻侍伏動書誼乃知尚緩入觀之期下情悵仰木錦海

錫香夾心賜祇受悽恻言莫能盡尚乞尊察

某拜問尊嫂兩國夫人敬想淑履坐膺下至以次均
安或有委令顯侯尊諭

問候魏王書

某拜覆某官尊兄坐前即辰天氣清肅共惟偃藩靜治
神相德履尊候動止萬福末由侍見臨風馳仰敢乞保
輔粹冲永綏戩穀不備

某拜覆竊聞近日離中庶和得非府事繁劇未免
縈心心致然耶更望節思慮訂飲食以遠勿藥之喜謹

專人承訃敢乞尊察

其拜問尊嫂兩國夫人六想會臻多祉姪以次均安或
有抑一委瀆切誨諭

承明錄卷第十終

